

世界儿童文学丛书

水孩子

[英国] 查尔斯·金斯利 著
木偶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世界儿童文学丛书

水 孩 子

[英 国] 查尔斯·金斯利 著

木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Charles Kingsley
The Water Babies

Ward, Lock & Co.,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孩子/(英)金斯利(Kingsley, C.)著;木偶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

(世界儿童文学丛书)

ISBN 7-02-003167-6

I. 水… II. ①金…②木…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9670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责任校对:马爱农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06千字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75 插页2

2000年5月北京第1版

200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10.00元

前 言

查尔斯·金斯利(1819—1875)是十九世纪英国一位赫赫有名的牧师,也是一位知名作家。他出生在德文郡的一个牧师家庭,在乡村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乡村秀丽的风景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化作了美妙而生动的文字;此外,乡村生活还培养了他终生对自然和地质的研究兴趣。一八三八年,他进入剑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求学,毕业后曾担任过汉普郡埃弗斯利副牧师、维多利亚女王的牧师、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师会牧师。一八七五年一月,他在埃弗斯利去世。

作为一位较有成就的知名作家,金斯利的大多数作品表达了他的宗教和政治观点,其长篇小说在当时广受欢迎,且对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艺术上,他最主要的成就是擅长景致描写,历史小说《希帕蒂亚》(1853)和《向西去》(1855)就分别描绘出了一幅南美旖旎风光图和北非雄浑沙漠长卷,《两年前》(1857)则是一幅北德文郡的风景画。

金斯利还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儿童作家,他创作的一系列优秀儿童小说,能够充分抓住儿童的阅读兴趣,以虚与实的完美结合,运用丹青妙笔,为孩子们描绘了一片纯洁、高尚、充满童趣的幻想天地。例如,《英雄们》(1856)演绎了古

老的希腊神化故事;《水孩子》(1863)从真实的陆地世界走向了水中的童话王国,从而涤荡了现实世界的丑恶;《如何夫人和为何小姐》(1869)放眼自然,讲述了大自然的历史。这三部小说在他众多的儿童小说中享誉最高,而《水孩子》堪称其代表作,长期备受欢迎。

《水孩子》是金斯利为自己的孩子创作的一部童话故事。

在英格兰北部,一个饱受老板虐待的扫烟囱男孩汤姆,一次跟着老板格兰姆斯去普莱斯的哈特霍维尔府中干活,途中结识了一个爱尔兰女子,在她一路呵护下,开心地来到哈特霍维尔。在这座豪华的宅邸中,他无意中闯入了艾莉小姐的房间。他被眼前的整洁摆设和姑娘的洁白美丽惊呆了;但艾莉小姐也被这个脏兮兮、黑不溜秋的不速之客吓坏了。她发出一声惊叫,汤姆匆匆逃离。他身后的庄园里一片混乱,大家手忙脚乱地追赶他,都以为他偷了东西。汤姆走投无路,直奔森林避难。在炎炎烈日之下,他独自一人,忍受着饥饿,艰难地翻过荒地,走下了山崖,来到一个叫旺代尔的地方。一个好心的老太太救了垂危中的汤姆,安排他去睡觉休息。睡梦中的汤姆听见一个声音在呼唤他:“哦,你太脏了,去洗洗吧。”恍惚中,他离开了老太太,来到了河边,走入水中。他变成了一个水孩子。原来,那个爱尔兰女子是一个水仙女,她一路保护着汤姆,帮着他翻山越岭,领着他来到河边,让他变成了一个水孩子,使他不再遭受迫害,不再忍饥挨饿,而是过上了无忧无虑的水中生活。然而,汤姆以前养成的顽皮捣蛋的脾性一直难改,他四处折

磨水中动物,弄得它们不得安宁。所以水仙女不允许水中其他小仙女和他一同玩耍,也不让汤姆见到其他水孩子。于是汤姆开始了四处寻找水孩子的历程。他从小河中一路找到大海里,路上结识了各种水动物,经历了种种冒险和考验。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水孩子,水仙女还派来了一个小姑娘做他的老师,教他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水孩子。小姑娘正是他在哈特霍维尔见到的那位洁白美丽的小姐艾莉,她也变成了水孩子。他们一起度过了快乐的七个年头。最后,汤姆必须去做一件他不愿去做的事情,那就是去见他最不愿见的人——他那作恶多端的老板格兰姆斯,并感化他。原来格兰姆斯被人打死跌入水中后,被关在一个叫空界彼岸的地方进行悔过。然而,格兰姆斯死不悔改前非。汤姆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赶去劝说格兰姆斯,在水仙女的协助下,终于让格兰姆斯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劣行。汤姆完成了自己的水下使命,也完成了他自己的成长之路。水仙女让他重回陆地,见到了自己喜欢的姑娘——早已回到陆地的艾莉小姐。

虽然《水孩子》是作者虚构的一部童话小说,却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意识,也代表了他的写作风格。

金斯利的进化论思想及其对自然的科学态度或隐或现地始终在小说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作者首先以陆地世界的真实生活为背景展开故事,继而笔端转入亦真亦幻的水下世界,但作者在描写水下种类繁多的生物时,自始至终都以进化论的观点和科学的立场为指导,客观而科学地阐释生物的演变和发展,相信物种的进化是一种必然,新个体必定

战胜旧个体。

金斯利对儿童的健康成长非常关注,他对生活在下层的贫苦儿童抱着深厚的同情,对上层社会的儿童教育怀着热诚。小说中的主人公汤姆是一个备受老板欺凌和虐待的穷孩子,金斯利对他命运的安排表现了同情之心,但对他的的一些顽劣脾性也进行了批评,而且指出了根治的方法,那就是感化和教育,并让他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认识自己,达到自我改造的目的。作者否认了当时社会对待儿童的教育方式,那就是生硬的说教和没完没了的功课。这种教育阻碍了孩子们的正常成长,使他们变成了畸形的人。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作者直接描写了这种教育的严重后果。他还讽刺了那些教育者,指出他们的虚伪,他们的沽名钓誉,正是他们扼杀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好奇心和追求知识的热情。

金斯利还是一位反对暴力的宗教徒,且人道主义是其根本立场,格兰姆斯的最后幡然悔悟以及对其归宿的安排无疑是作者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尽管格兰姆斯为人邪恶,但是作者并没有为他安排一个恶有恶报的结局,而是让他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恶行,给了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部小说充分体现了金斯利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卓越成就,那就是优美细腻的环境描写。小说中多处闪烁着耀眼的文字,让读者在欣赏故事的生动和曲折之外,充分领略大自然的秀美风光;小说还虚构了众多美丽的地方,留给读者无尽的遐想和憧憬。

木 偶

二〇〇〇年三月

序 言

这篇富有魅力的儿童故事的作者查尔斯·金斯利，一八一九年出生在英国毗邻达特穆尔高地的霍尔恩教区牧师住宅，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上了汉普郡埃弗斯利市的教区长，并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他还曾担任过剑桥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威斯敏斯特教堂牧师会成员，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牧师。金斯利于一八七五年去世。

《水孩子》写于一八六二年，原是为娱乐他自己的孩子的，次年出版。出版后，即广受读者青睐，曾多次重印。初版时，书中包括了一些关于人物和话题的冗长说明，今天的儿童是不感兴趣的，因此，现行版本作了相应删节。

您读了开篇章节，便可领略到作者慷慨仁爱的胸怀，知道他是坚决维护受苦受难者和被压迫者的人。之后，您至少还会想读他的另外三部著作：《向西去！》、《觉醒者赫里沃德》和《英雄们》。

目 次

序言	1
第一章 可怜的扫烟囱小男孩	1
第二章 汤姆变成了水孩子	32
第三章 河里的生活	59
第四章 到大海去	88
第五章 和其他水孩子在一起	109
第六章 汤姆和艾莉	137
第七章 去空界彼端	154
第八章及尾声 又见格兰姆斯先生	177

第一章 可怜的扫烟囱小男孩

从前,有个扫烟囱的小男孩,名叫汤姆。他住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大镇子上,那里有好多好多的烟囱要扫,汤姆有好多好多的钱可挣,他的老板也就有好多好多的钱可花。汤姆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他也不打算去学;他从来都没有洗过脸、洗过澡,因为他住的院子里没有水。从来没有人教他做祷告。他从来没听说过上帝,也没听说过基督,除非是在你从来没听到过的话里听到过这样的字眼,这些话他还不如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时间一半是在啼哭中度过的,而另一半的时间却在欢笑中打发掉了。他被迫爬进黑洞洞的烟道,可怜的膝盖和胳膊肘被磨得皮开肉绽;或者他被烟灰眯了眼睛,一个礼拜里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发生;或者老板揍了他,一个礼拜里老板每天都会揍他;还有就是没吃饱,这样的事情一个礼拜当中也是每天都发生的,这种时候他就会哭。一天的另一半时间他又在乐,这时,他在和其他男孩玩抛半便士硬币的游戏,或者正围着标柱做跳背游戏,或者在马儿小步跑过时滚石头砸马腿,如果附近有一堵墙可以让他躲在后面的话;这最后一件事可是他最开心的事了。说到扫烟囱、饿肚子,或是挨打,他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天会下雨飘雪打雷一样,他会硬气地挺过去,就如同他的老驴忍受冰雹袭击那样;然后他甩甩脑袋,又跟往常一样

乐呵呵的，想着好日子会到来的。那时，他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当上了扫烟囱的老板，穿着平绒衣服和高帮鞋，坐在酒馆里，叫上一夸脱啤酒，抽着长长的烟斗，花银币玩牌，还养着一条有一只灰耳朵的白色斗牛犬，衣服口袋里装着它产下的小狗崽，十足一副男子汉的派头。如果可能的话，他还会有一个、两个、三个学徒。他想象着怎样欺负他们，把他们撂倒在地，就像老板对待他那样；让他们驮着烟灰袋，自己却跨着驴子走在前面，口衔烟斗，扣眼上还别着一朵花，跟领着军队前进的国王一般神气。没错，好日子会来的；有时老板让他喝上一大口喝剩的啤酒，这时，汤姆就是全镇最快活的孩子了。

一天，一个清爽精神的小马童骑马进了汤姆住的院子，朝汤姆喂了一声，问扫烟囱的格兰姆斯先生住在哪儿。喏，格兰姆斯先生正是汤姆的老板，而汤姆是一个好的代理人，于是他就接受了这个预约。

格兰姆斯先生应该在第二天早上去普莱斯的约翰·哈特霍维尔爵士府上。他家以前那个扫烟囱的进了监狱，现在烟囱需要打扫。小马童说完就骑马走了，汤姆都没来得及向他打听一下，那个扫烟囱的是为什么进监狱的。汤姆对这类事很感兴趣，因为他自己在监狱里呆过这么一两回。

喏，我敢说，你从来没在仲夏早晨三点钟的时候起床。我担保，仲夏早晨三点钟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里最美妙的时刻，也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最美妙的时刻；为什么大家那时都不起床，我从来都说不上来，除非他们都决心要毁了自己的神经和面色，整夜去干大白天也可以干的事情。不

过，汤姆不会在晚上八点半钟出去吃晚饭，十点钟去参加舞会，直到午夜零点和凌晨四点之间才在什么地方结束；汤姆七点钟就上床了，其时他的老板去了酒馆，汤姆夜里睡得像头死猪，因此他一大早便跟斗鸡（它总是起得很早把女仆们叫醒）一样精神抖擞，就在那些体面的绅士淑女恰恰准备要睡觉的时候，他却准备起床了。

汤姆和老板出发了；格兰姆斯骑着毛驴走在前头，汤姆扛着刷子在后面跟着；出了院子，来到街上，走过一扇扇护窗板紧闭的窗户，遇上了一个困倦的、眨巴着眼睛的警察，所有的房顶在灰色的晨曦中闪着灰色的光。

他们穿过矿工居住的村子，所有的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四周静悄悄的，又走过大路；然后他们来到了村外真正的乡野，沿着灰尘满地的黑色道路缓慢地走着，道路两旁是黑色的矿渣墙，除了邻近旷野里的采矿机在呜呜呻吟、噎噎作响之外，四周寂静无声。但是没过多久，道路变白了，墙也变白了；墙根下长着深深的草，开着鲜艳的花，花瓣草叶上都挂着露珠，湿漉漉的；采矿机的呜呜声已经被远远地撇在了身后。他们听见云雀在高空中唱着晨歌，芦莺在蓼衣草中啾鸣，正如它整夜啾鸣一样。

此外，一切都悄没声儿的，因为年迈的大地夫人还在沉睡，而且和许多可爱的人一样，她睡时比醒时看上去更可爱。泛着金光的碧绿草地上，高大的榆树正在酣睡，奶牛在榆树下酣睡；还有，天边散布的几朵云彩也在酣睡，云彩感到很累，躺到大地上歇息，它们一片片一缕缕地飘荡着，在榆树的枝叶间，在溪边桤木的树杪上，等待太阳把它们唤



起，再到头顶上那蓝蓝的天空中履行它们每天的事务。

他们继续赶路；汤姆左望望，右瞧瞧，因为他以前从来没这样地深入乡间；他很想翻过一户人家的大门，进去采一些毛茛，在树篱中寻找鸟巢；但是，格兰姆斯先生可是个生意人，没有耳朵听他这类要求。

不久，他们遇上了一个可怜的爱尔兰妇女。她脚步沉重地背着一个包裹，头上裹着一条灰色披巾，身穿一条深红色裙子，你或许会以为她来自戈尔韦^①。她没穿鞋袜，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好像是人又乏脚又痛；但是她生得俊俏，身段高挑，灰色的眼睛很明亮，双颊旁垂有浓密的乌发。格兰姆斯被她深深吸引住了，于是，待他和她走并排时，便冲她大声喊道：

“这条路也太难为你这双标致的脚了。姑娘，你愿意上来坐在我后面吗？”

但是，也许她不欣赏格兰姆斯先生的相貌和声音，因为她轻声答道：

“不用了，谢谢；我倒是想和你的这位小男孩一道走。”

“那你就请便吧。”格兰姆斯咆哮着说，随后继续抽着烟斗。

于是她与汤姆并排走在一起，一边跟他说着话儿，问他住在哪里，懂些什么，对有关他的情况无所不问，到后来汤姆想，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说起话来这么中听的女子呢。最后，她又问汤姆做不做祷告，待到汤姆告诉她他不会

^① 戈尔韦，爱尔兰西部沿海城市。



做祷告时，她似乎很难过。

然后汤姆便问她住在哪里，她说住在遥远的大海边。汤姆又向她打听起大海来，她告诉他，在冬天的夜晚，大海的波涛奔腾汹涌，吼叫着冲过岩石，而在明媚的夏天，大海却静悄悄的，任孩子们在海水中沐浴嬉戏；她还说了许许多多故事，说得汤姆一心想去看看大海，并且在海水中沐浴一番。

最后，他们来到山脚下的一眼喷泉跟前。这不是你在这里见到的那种喷泉：泉水自沿地上白色的砾石中渗出，流过红色的捕蝇草、粉红色的欧石南灌木、可爱的白色花；也不是你在这里可能会见到的那种泉水，在掏空的小径的温暖沙岸下冒着气泡，流过大丛大丛的蹄盖蕨，使得沙子日日夜夜、长年不歇地旋转着；这可是地道的北部石灰石泉，就像西西里岛上的或者希腊的那种，在那里，一些上了年纪的异教徒想象着在炎热的夏天，小仙女们坐在泉边纳凉，而牧人们藏在灌木丛后面偷眼瞧着她们。清澈的泉水从石灰石峭壁脚下低矮的石洞里喷涌面出，复又落下，水汨汨地流淌，你分不清哪儿是水，哪儿是天；一条溪流顺着马路下面流去，水流大得可以转动一台碾磨机——两岸是蓝色的天竺葵、金黄色的金莲花、野生的木莓，还有花穗雪白的乌稠李。

格兰姆斯在这里停了下来，看了看四周；汤姆也看了看。汤姆想知道，那黑咕隆咚的洞穴里是不是住着什么东西，而且夜晚时分便出来在草地上飞舞。但是，格兰姆斯却什么也没有想。他二话没说，跳下毛驴，翻过路旁的矮墙，

俯身跪倒，把他那颗丑陋的脑袋泡在泉水里——他把泉水弄得可脏了。

汤姆这会儿正在尽快地采花。那个爱尔兰女子一边帮忙，一边教他怎样把花儿扎起来；他们俩一起扎了一束非常芳香可爱的花儿。但是，汤姆看见格兰姆斯居然在洗头，不觉大吃一惊，停下手来；格兰姆斯洗完了，开始晃着脑袋甩干水珠，这时，汤姆说：

“呀，老板，我以前从没见过你洗过头。”

“十有八九，往后再不会了。我洗头不是为了爱干净，而是图个凉快。一个礼拜左右就想洗上一洗，跟个年轻的煤黑子一样，我还羞得慌呢。”

“我也想把脑袋在泉水里泡一泡，”可怜的小汤姆说，“那一定跟把脑袋伸到镇上的那台水泵下面一样惬意；而且，这里还没有当差的来赶人走。”

“一起走吧，”格兰姆斯说，“你洗什么呀？昨天晚上你又没跟我一样，喝下去半加仑啤酒。”

“我才不管你呢，”顽皮的汤姆说完，朝小溪边跑去，洗起脸来。

格兰姆斯因为那个女子愿意和汤姆而不愿和自己作伴，正在生着闷气；于是他恶狠狠地嘟哝着冲汤姆奔了过去，一把扯起跪着的汤姆，举手就打。可是汤姆早已领教过他这一手，他把脑袋稳稳地钻到格兰姆斯胯下，使劲猛踢格兰姆斯的小腿。

“你不觉得害臊吗，托马斯·格兰姆斯？”那个爱尔兰女子隔着墙喊道。